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战国策》

作家驿站

作家作品知识见《冯谖客孟尝君》篇。

苏秦始将连横^①，说秦惠王曰^②：“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③，北有胡貉、代马之用^④，南有巫山、黔中之限^⑤，东有肴、函之固^⑥。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⑦，奋击百万^⑧，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⑨，此所谓天府^⑩，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⑪，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⑫，臣请奏其效^⑬。”

苏秦起先主张连横，劝秦惠王说：“大王您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的便利，北面有胡貉和代马的物产，南面有巫山、黔中的屏障，东面有崤山、函谷关的坚固要塞。耕田肥美，百姓富足，战车有万辆，奋力作战的武士有百万，在千里沃野上有多种出产，地理上占据优势，地形上便于攻守，这就是所谓的天然的宝库，天下显赫的大国啊。凭借大王的贤明，士民的众多，车骑的充足，兵法的教习，可以兼并诸侯，独吞天下，称帝而加以治理。希望大王能对此稍稍留意，我请求来陈述其功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⑭，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⑮，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⑯，愿以异日^⑰。”

秦王回答说：“我听说羽毛不丰满的不能高飞上天，法令不完备的不能征伐，仁义恩惠不大的不能驱使百姓，政教不顺民心的不能烦劳大臣。现在您不远千里认真严肃地当面指教，我愿改日再听您的教诲。”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⑱，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⑲，尧伐驩兜^⑳，舜伐三

【注释】

①苏秦(?—前284):字季子,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今河南洛阳人。将:以,用。连横:与“合纵”相对。秦国联合山东六国中的某一国而对付其他国家叫连横,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为合纵。

②说(shuì):劝说。秦惠王:战国时秦国第三十任国君,名驪,公元前336年—公元前311年在位。

③巴、蜀:国名,巴为今重庆市,蜀为今四川省。汉中: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利:便利。当时三地虽未属秦,但交通频繁,故称西有其利。

④胡貉(h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所产的一种珍贵小兽,形似狐狸,皮可制裘。代:地名,在今山西省东北部和河北蔚(yù)县一带。其地盛产良马。

⑤巫山:山名,在今重庆市。黔中:郡名,在今湖南省。限:屏障,险阻。

⑥肴(xiáo):指崤山,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函: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市南。固:指坚固的要塞。

⑦乘(shèng):本指拉车的四匹马。古代兵车都由四马来拉,故又引申出量词“辆”的意思。

⑧奋击:指能奋力作战的武士。

⑨地势形便:地理上占据优势,地形上便于攻守。

⑩天府:天然的宝库。府:聚。

⑪教:习,训练。

⑫少:稍稍。

⑬奏其效:陈述其功效。奏:进。效:功。

⑭“文章”句:国家法令制度不完备,不可以征伐。文章:指法令制度。成:完备。诛罚:征伐,讨伐。罚:通“伐”。

⑮道德:指仁义恩惠。厚:大,高尚。

⑯俨然:认真严肃的样子。庭教:当面指教。

⑰愿以异日:这是表示拒绝的婉转说法,等于说希望以后再聆听你的教导。

⑱神农:指炎帝。补遂:传说中上古部落名,一作“辅遂”。

⑲涿(zhuō)鹿:地名,在今河北省涿鹿县西南。蚩尤:古九黎



苗^①，禹伐共工^②，汤伐有夏^③，文王伐崇^④，武王伐纣^⑤，齐桓任战而伯天下^⑥。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⑦？古者使车毂击驰^⑧，言语相结^⑨，天下为一；约从连横^⑩，兵革不藏；文士并飭^⑪，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⑫，民多伪态^⑬；书策稠浊^⑭，百姓不足^⑮；上下相愁，民无所聊^⑯；明言章理，兵甲愈起^⑰；辩言伟服^⑱，战攻不息；繁称文辞^⑲，天下不治；舌弊耳聋^⑳，不见成功；行义约信^㉑，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㉒，缀甲厉兵^㉓，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㉔，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㉕，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㉖，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㉗，诎敌国^㉘，制海内，子元元^㉙，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㉚，忽于至道，皆懵于教^㉛，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苏秦说：“我本来就怀疑大王不会接受我的意见。过去神农讨伐补遂，黄帝讨伐涿鹿、擒获蚩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商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纣王，齐桓公用武力称霸天下。由此看来，哪有不用战争手段的呢？古代各国使者来回奔驰，用言语互相交结，天下成为一体；有的约纵有的连横，不再储备武器甲冑；说客个个巧舌如簧，诸侯听得稀里糊涂，群议纷起，难以清理；规章制度虽已完备，人们却多有奸伪邪恶，政令繁多，百姓无所适从。君臣互相埋怨，人民无所依靠；空洞的道理讲得再明白，战争反而越频繁；穿着讲究服饰的文士虽然善辩，战事却难以止息；文书烦琐，文辞华丽，天下难以治理；说的人说得舌头破，听的人听得耳朵聋，却不见成功；行事仁义、守约诚信，却不能使天下人相亲。于是就废却文治、信用武力，以优厚待遇蓄养勇士，修缮盔甲，磨砺兵器，在战场上决一胜负。想白白等待以招致利益，安然兀坐而想扩展疆土，即使是上古五帝、三王、五霸，贤明的君主，常想坐等实现，势必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相距远的就两支队伍相互进攻，相距近的则持着刀戟相互冲刺，然后方能建立大功。因此对外军队取得了胜利，对内因行仁义而强大；上面的国君有了权威，下面的人民才能驯服。现在，要想并吞天下，超越大国，使敌国屈服，制服海内，使百姓成为自己的子民，使诸侯臣服，非发动战争不可。

族部落的首领。禽：同“擒”。

①驩(huān)兜：尧的臣子，后因作乱被流放。

②三苗：相传是尧舜时的诸侯，舜时被迁到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

③共工：尧时大臣。

④汤：商朝的第一位君主。有夏：指夏朝。夏桀暴虐无道，商汤伐之。有：语助词，无义。

⑤文王：指周文王姬昌，本为商朝的诸侯之一。崇：商朝的诸侯之一，其君崇侯虎助纣为虐，故文王伐之。

⑥齐桓：指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任战：用战争的方式。伯天下：为诸侯盟主。伯：通“霸”。

⑦恶(wū)：何，哪里。

⑧古者使：古代各国使者。车毂击驰：车辆来往奔驰，车毂互相撞击，形容车辆之多，奔驰之急。毂(gǔ)：车轴两端突出的部分。

⑨言语相结：靠言语互相结盟。指使臣们外交活动频繁，经常游说诸国，说服对方国君与本国订立盟约。

⑩约从连横：此是泛指，意为与周围国家结成同盟。从：同“纵”。

⑪文士：指辩士、说客。飭：通“饰”，巧饰、修饰。

⑫科条：章程，条文。

⑬伪态：奸诈。态：通“慝”，奸伪、邪恶。

⑭“书策”二句：政令繁多，百姓无所适从。稠浊：多而乱。足：《文选·上林赋》郭注：“踏也。”引申为实行、履行。

⑮“上下”二句：君臣互相埋怨，则人民无所依赖。愁：怨。聊：赖，依。

⑯“明言”二句：空洞的道理讲得再明白，战争反而越频繁。兵甲：指战事。

⑰辩言伟服：指文人辩士巧言善辩，并且穿着奇伟的服装。

⑱繁称文辞：文书烦琐，文辞华丽。

⑲弊：破，坏。

⑳行义约信：行事仁义、守约诚信。

㉑死士：不怕牺牲愿以死效命的人。

㉒缀甲厉兵：修缮铠甲，磨砺兵器。

㉓徒处：与下句“安坐”义同，无所事事地坐着，谓不进行战争。

㉔五帝：说法不一，据《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指黄帝、颡项、帝喾、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五伯：即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

㉕迫：指距离近。杖戟：拿着戟。撞：冲刺，击杀。一本作“撞”，义同。

㉖凌：凌驾，超越。或作战胜讲，亦通。万乘(shèng)：指万乘之国，拥有上万辆兵车的国家。古代常以兵车的多少衡量国家的大小，万乘之国为大。

㉗诎(qū)：通“屈”，使屈服。

㉘子元元：使百姓成为自己的子民。元元：指百姓。

㉙嗣主：继世之君主。

㉚懵：同“昏”，不明。



现在在位的国君，忽略了这个根本道理，都是教化不明，治理混乱，又被一些人的奇谈怪论所迷惑，沉溺在巧言诡辩之中。就这样看来，大王您是不会采纳我的建议的。”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⑤1}，负书担囊^{⑤2}，形容枯槁，面目犁黑^{⑤3}，状有归色^{⑤4}。归至家，妻不下紝^{⑤5}，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⑤6}，陈箠数十^{⑤7}，得《太公阴符》之谋^{⑤8}，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⑤9}。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⑥0}。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⑥1}，《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劝说秦王的奏折多次呈上，而苏秦的主张仍未实行，黑貂皮大衣穿破了，一百斤黄金也用完了，钱财一点不剩，只得离开秦国，返回家乡。(他)缠着绑腿布，穿着草鞋，背着书箱，挑着行李，神色憔悴，脸上又黄又黑，一脸惭愧之色。回到家里，妻子不下织机，嫂子不去做饭，父母不与他说话。苏秦长叹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啊！”于是半夜找书，摆开几十只书箱，找到了姜太公的兵书，埋头诵读，反复选择、熟习、研究、体会。读到昏昏欲睡时，就拿针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自言自语说：“哪有去游说国君，而不能让他拿出金玉锦绣，取得卿相之尊的人呢？”满一年，《揣》《摩》成书，说：“这下真的可以去游说当代国君了！”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⑥2}，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⑥3}。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⑥4}，锦绣千纯^{⑥5}，白璧百双，黄金万溢^{⑥6}，以随其后，约从散横^{⑥7}，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⑥8}。

于是就登上名为燕乌集的宫阙，在宫殿之下谒见并游说赵王，他们谈得很相投很融洽。赵王大喜，封苏秦为武安君。拜受相印，以兵车一百辆、锦绣一千束、白璧一百对、黄金一万镒跟在他的后面，用来联合六国结盟，瓦解连横，抑制强秦。所以苏秦在赵国为相而秦国就不能出函谷关。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⑥9}。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⑦0}，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⑦1}，不式于四境之外。

在这个时候，那么大的天下，那么多的百姓，王侯的威望，谋臣的权力，都要取决于苏秦的策略。不花费一斗粮，不烦劳一个士兵，一个战士也不作战，一根弓弦也不断绝，一支箭也不弯折，诸侯相亲，胜过兄弟。贤人在位而天下驯服，一人被用而天下顺从，所以说：应依靠德政，不应凭借勇力；应依靠朝廷之内，不依靠于国土之外。

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⑦2}，炫燿于道^{⑦3}，山东之国^{⑦4}，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⑦5}，伏轼搏衡^{⑦6}，横历天下^{⑦7}，廷说诸侯之王^{⑦8}，杜左右之口^{⑦9}，天下莫之能伉^{⑧0}。

⑤1 羸滕(léiteng)履蹻(jué):缠着绑腿，穿着草鞋。羸:缠绕。滕:绑腿布。蹻:通“屨”，草鞋。

⑤2 囊:口袋，指行李。

⑤3 犁:通“黧”，黑黄色。

⑤4 状有归色:脸上显出惭愧的神色。

归:当为“愧”之误。

⑤5 紝:织布机。

⑤6 发:找出，翻出。

⑤7 陈:放置、陈列。箠:书箱。

⑤8 《太公阴符》之谋:姜太公的兵法书。

太公:指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太公阴符》:即《太公兵法》。

梁启超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书。

⑤9 简:挑选。练:练习。《揣》《摩》:于《战国策注》:“揣、摩者，苏秦所自著书篇之名。故下文云‘揣摩成’，成者，成此书也。”其说可采，今从之。

⑥0 足:当依《史记集解》《太平御览》所引作“踵”，指脚跟。

⑥1 期(jī)年:满一年。

⑥2 摩:切近，引申为登上。燕乌集阙:一说为燕国的一个宫阙，一说为燕国的一个关塞。

⑥3 抵掌而谈:形容谈得很相投很融洽。抵:当作“抵”(zhǐ)，击也。

⑥4 革车:兵车。

⑥5 纯(tún):束。

⑥6 溢:同“镒”，重量单位，二十四两为一镒。

⑥7 约从散横:联合六国以结盟，拆散秦与六国的联盟。

⑥8 关不通:谓秦兵不能出函谷关。

⑥9 贤于:胜于，超过。

⑦0 式:用，依靠。

⑦1 廊庙:指朝廷。

⑦2 转毂连骑:车轮转动，骑马的随从一个接着一个，形容后车之盛。

⑦3 炫燿:光耀，显赫。燿:同“煌”。

⑦4 山东之国:指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山东:指华山以东。

⑦5 特:只，不过。穷巷掘门:住在贫穷



在苏秦显赫尊荣之时，黄金万镒为他所用，随从车骑络绎不绝，一路炫耀，华山以东诸侯国随风折服，从而使赵国的地位大大加重。况且那个苏秦，只不过是出于穷巷、窑门、桑户、棧枢之中的贫士罢了，但他伏在车前横木之上，牵着马的缰绳，遍走天下，在朝廷上劝说诸侯王，堵塞左右大臣的嘴巴，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相抗衡。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⑩，张乐设饮^⑪，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⑫，四拜自跪而谢^⑬。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⑭。”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⑮！”

苏秦将去游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听到消息，打扫房屋，清扫街道，布置音乐，置办酒宴，到三十里外的郊野去迎接。妻子不敢正面看他，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嫂子像蛇一样伏地前行，再三再四地跪拜谢罪。苏秦问：“嫂子为什么过去那么傲慢，而现在又如此谦卑呢？”嫂子回答说：“因为你地位尊贵而且很有钱呀。”苏秦叹道：“唉！贫穷的时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富贵的时候连亲戚也畏惧。人活在世上，权势地位和荣华富贵，怎么可以忽视呢？”

巷子里，凿墙洞为门。桑户棧枢：用桑木板做的门户，用树枝条围起来做门枢，形容苏秦家贫穷简陋，出身低微。

⑩伏轼搏街：伏在车前横木上，拉着马的勒头。搏(zǔn)：控制。街：马缰绳。

⑪横历：遍走，行遍。

⑫廷说：同“庭说”，当面劝说。

⑬杜：堵塞。

⑭仇：通“抗”，抗衡。

⑮清宫除道：打扫房屋，清扫道路。

⑯张乐设饮：布置音乐，置办酒宴。张：施，布置。

⑰蛇行匍伏：像蛇一样伏地前行。

⑱谢：谢罪，认错。

⑲季子：苏秦的字。一说嫂子称呼小叔为季子。

⑳盖：通“盍”，意同“何”。



名师品文

本文选自《战国策·秦策一》，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的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反复揣摩，“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志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

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

